



先師子黃子證。人堂長親矣。叢山先生授受有自。晚  
年手輯明儒語錄文集。成學案一書。各冠小傳。擇  
焉而精。語焉而詳。蓋雖有明一代理學之書。實古  
今學脉之墜緒也。昔王湛二先生到處講學。類多  
闢風興起。今此書信今傳後。教澤無窮。古稱立言不  
朽。其是之謂乎。許弱翁。劉獲。廟門墻。愧無寸進。今老矣  
雪窻呵凍。丹黃此帙。如侍函文。如親杖履。云許敬  
識

庚子嘉平望後十日  
時年七十有一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  
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  
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問。道。  
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  
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  
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  
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  
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  
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  
遂。使。杏。壇。塊。土。為。一。閔。之。市。可。哀。也。夫。某。幼。遭。家。難。先。師。叢。山  
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



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  
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  
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唯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  
不歸一唯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為通融某曰先師所以昇於  
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寧可不為發明仲昇欲某叙其節要某  
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况於  
他人乎某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  
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矇。矓。精。神。冒。人  
糟粕於是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  
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  
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樛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  
於丙辰之後許百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

本流傳陳介眉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菴謂余曰學案  
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  
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見學案而  
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死其子  
醇菴承遺命而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足  
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為君子所不  
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先子百家書之黃宗羲序

此序係萬貞一刻本与而雷文定同如付梓當

竟刻此一節庚戌季夏奇識

明儒學案序 貫列本

盈天地間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為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苟工夫着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為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勒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為黃茅白蒿之歸耳。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跡。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為水者。至於海而為一水矣。使為海若者。泆然自喜曰。咨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蓋各返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

異是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輊呈露用鑿家倒倉之法二氏之葛藤無乃為焦茅乎諸先生不肖以朦朧精神冒人糟粕雖淺深詳畧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庵董無休操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中衢之罅持瓦甌禪杓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湯潛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總括宇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

可聽之埋沒乎此何賈君亡其子醇庵承遺命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黃宗義序

先師此書前上萬貞一合五河刻止二十一卷以後俱未及刻北地故城賈君刻于京師內多改竄如原本卷一首吳康齋賈刻卷一首薛文清之類率以己意顛倒改削盡大本來面目今此鈔惟摭目悉依萬五河刻本其小序先後依五河本而小序中間有刪改及語錄各條顛倒增損未見原本全帙無從是正今師說俱姑從賈本鈔錄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恆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獲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襍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未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

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九之走盤橫斜圓真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蠶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嘗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為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

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後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

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義所見  
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  
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  
一人之事也

黃宗義識

師說

方正學孝儒

黃宗義述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為慮王道為心者絕  
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  
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  
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禪  
伊周孔孟合為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  
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  
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  
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  
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  
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



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暈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極即心之動靜是陰陽即心之日用酬酢是吾行變令而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襍雖謂先生為今之濂

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庠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為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為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卷，檢點言行間所誦學貴賤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為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窈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為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

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弼，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為先寫照。究其所

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原。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緣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魄者。近是。今考先生証學諸語大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 卷...  
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設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治鐸鳴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于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歛嗷企羨至為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

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為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為入門四子為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々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

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  
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  
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孫  
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  
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加。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  
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  
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  
學。者。支。離。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  
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  
抵。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則。先。  
生。固。嘗。述。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

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  
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  
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  
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  
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  
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  
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  
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  
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  
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  
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統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  
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特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 卷...  
急於明道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有之  
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  
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  
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總做得  
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  
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  
最著與、然而源淵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為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  
而獨有取於念庵、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  
戒懼謹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  
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斥之以自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

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  
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  
說、實遜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  
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  
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  
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  
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  
者、以為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  
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  
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界、專理會生死一事、無

惡可去并無善可為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為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為濟惡之津梁耳先生收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勤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為性以心為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

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日間由本而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知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為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為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

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為性。謂覺屬己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

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為一本也。予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妮々之言。可為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為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



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柝

愚按閩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閩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侍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

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成貴陽其為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友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進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

然曰學樂末流行。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補綴之。端委纒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

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不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侯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為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摩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

德到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序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太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總目 原本

姚江 黃宗羲著

卷一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卷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孔明先生伉

胡九韶先生

卷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認齋先生祐

卷四

卷五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卷六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卷七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關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卷八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卷九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恭簡韓范洛先生邦奇  
徵君王秦閔先生之士

卷十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卷十二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卷十三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毅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峰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卷十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德溥

孫德涵德泳

卷十七

文在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卷十八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川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督學萬世默先生廷言

卷二十二

廉使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嶽先生省曾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

僉事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閻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庵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象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東崖先生襲附樵夫陶匠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太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叅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文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蒸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即中何克齋先生祥

卷三十六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卷三十八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卷四十一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卷四十五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剝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誠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恭政羅東川先生僑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中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銳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銳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銳

卷四十九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銳

文定何栢齋先生瑯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卷五十四

盧冠岩先生守忠

忠節鹿乾嶽先生善繼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輔臣朱霞青先生天麟

襄惠張淨峰先生岳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總憲曹真予先生于汴

給事吳朗公先生執御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卷六十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卷六十一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卷六十二

載山學案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票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叙所得。不闕聘君。當為別派。於戲。惟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  
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為板轅藤故初名夢祥八  
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親親於京師陵從洗馬楊文定溥  
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  
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  
棧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  
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宰長江過  
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

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為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策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犂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總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轉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為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為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甯之告蔡京徵先生以叔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為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

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者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名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蠢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為言者文達為之解曰凡為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羣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

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帝乃乞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已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之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為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為先生之不受職，曰：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夫

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傳亦豈初命為相，即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况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甲褫冠蓬首短衣束褊，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甲。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官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甲撫守張瓚，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

內貴心張廷祥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為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為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為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為堅辭諭德之命意盖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冒蹇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為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闕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委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為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鐘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寔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為里人所阨不得



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為農至先生而窶其鷄  
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  
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曆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  
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今雖淺深  
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分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  
令必日躋乎遠未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  
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為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  
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  
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為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  
生近於猖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  
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  
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

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即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  
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  
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為物不轉而  
為人草不移而為木木不移而為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轉者  
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  
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枯之反覆萌  
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  
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跡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為性作  
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即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  
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即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  
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  
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

至變為骸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為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過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也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為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為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廣文妻一齋先生諒

葵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為之不責僮僕遂為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為小人二兄為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

明倫彙編  
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  
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  
書造就後學為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  
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為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  
庶人之禮為家禮以禮記為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  
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  
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點之春  
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  
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為居  
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為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  
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警者亦唯石齋與  
先生為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

他却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  
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教言則非  
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  
與運木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為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  
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為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  
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  
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  
逸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  
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  
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  
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  
性其女嫁為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遠繫遺文散失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宗先生者，絀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為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為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于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業齋問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之知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弘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  
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  
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  
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  
待讀其書而復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  
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  
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蘆粥三廚何名  
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飢寒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  
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  
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  
生曰惟先生過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墮志矣成化初卒

明倫彙編  
士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不為守備奄人劉瑯所屬召為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為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岐而為三不知

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為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為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為禪。其後始知為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鑿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訥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幾。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王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久則日用之。



明倫彙編  
學行典  
第...卷  
第...頁

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々靈々意思及見延平盡  
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  
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  
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  
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  
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  
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  
存焉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  
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  
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  
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為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  
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為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

為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蓋分  
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為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  
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卷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為  
賜如此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別號東岩，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化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總提起便是天理，總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為至言，然而譬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為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為河漢乎。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姜一齋一齋嚴毅英邁  
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  
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  
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為問諸生僉舉  
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夏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冒  
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為吟咏終成都教  
諭

大字下應有明字刻本  
俱無疑原本偶遺後姚  
江學案總論有明字此  
卷白沙先生傳無明字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太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為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尚書湛甘泉先生若水別見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誦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處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  
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常讀孟子所  
謂天民者，慨然曰：為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  
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曰：別號石  
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  
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即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  
中，不出闕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即龜山不如也。

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  
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  
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為寶臣自度才  
德不及獻章萬一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寧恐坐失社稷之  
寶台至京閣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  
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為石亨  
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  
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赴弘治十三年二月  
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  
不可為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  
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  
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

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遠之則為曾點近之則為堯未此  
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  
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  
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疎通其流別未能如  
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為之末有  
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  
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  
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  
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  
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為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  
此文莊之失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為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  
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

心體本廣大高明  
理會得又要功夫  
方自然湊泊吻合

慶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刻日  
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  
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  
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  
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  
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茲乎張東所叙先生為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  
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風習或浩歌長林石  
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  
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至二十餘年之久  
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加  
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

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  
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  
列梨開道無復故態丘文莊採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  
章錄則謂採之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  
到融液操存須到洒落為言又令其門人饒遺先生深相敬慕  
寄詩疑其逃禪則有之以烏有之事闡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  
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  
去不遠矣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謚文恭

明倫彙編  
四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心化心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關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洒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



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筮養  
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  
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  
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  
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  
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  
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  
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  
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閻世為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  
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為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  
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為樂憂復以言官  
曠職召灾自劾尋即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為已端默  
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  
於偽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為證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  
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  
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  
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  
故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  
行之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

明倫彙編  
殺為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  
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  
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  
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  
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  
子之學柳下惠與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  
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為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  
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  
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  
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  
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  
為君子進小人退則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鵬魏璋  
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概寫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  
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  
客璋遂劾鼐概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來往相會或  
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  
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  
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  
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筮之泣  
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  
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  
君所以事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  
職又謂湯鵬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  
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  
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

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為郢書解者為  
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丘柳士師以上  
規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為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  
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魯子以納甲推其命正  
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  
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梗敢刪從已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

過戊申前某錄石翁詩止  
得已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即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為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入為監察御史袍服朴陋蹙躄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白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

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  
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甯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  
臣欲自盡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久母卒亦卒  
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已同而又過之求之  
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為諸生時韓洪洞問  
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後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用洪洞  
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為時所信  
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已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  
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  
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是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  
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  
入頭處終是閑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  
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  
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諭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  
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  
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  
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  
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為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

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况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語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曾論明道論學教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嘆曰誰家綉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其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得為己者信之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竟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

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弘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筮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闒闒張東所  
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  
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為禮復拱手如前  
令怒答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歌去君知我是誰如  
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答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  
產縣令鞠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  
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為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嘗  
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曰後廿年恐  
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即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  
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  
間出門則遠近圍視以為奇物卒無子墓於西樵山西樵人祭

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攀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  
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  
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謂謝祐不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  
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  
從何處去化也與生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  
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為郡諸生及師白沙即棄舉子業學使  
胡榮槐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  
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汚丈夫立萬仞  
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  
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  
深淵懸絕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為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為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懼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為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耻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友為攸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也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為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

不圖子亦為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舉天臺有年家子宜默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牢。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諫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為正氣散羅近溪為越鞠丸史惺堂為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婦請益即輟案牘對之刺心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東言辭慷慨遂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為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明儒學案

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悃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議。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禹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栴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

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

史過目成誦父貞為滎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

文山東高密人范侯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濬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

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永

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

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

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過有所得即便

劄記正統改元出為山東提學僉事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為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名為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為也已過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為故出先生廷折文言因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蘓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虞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

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避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疑立不入上知之即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請耿都御史劾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容春秋譏漏言禍從此起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

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後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為宗濂洛為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為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義窮謂理為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為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

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為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為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窮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為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即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為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罕言此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為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

明成化年生員考試不中發為民免充吏仍追所食廩米宣德年生員會食廩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歲充吏六年以下追還廩給廩米數為民生員罷斥追廩米向有成例又清見諸施行身



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  
初謚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  
訓導母喪廬墓詔旌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  
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為國子  
學正轉監丞于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  
丞起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  
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加也成化丙申卒所著  
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  
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  
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為戶部右侍郎己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輯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七年十四為諸生見陳維山明倫堂上銘群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聞焉錫白良輔以泚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濬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遊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

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  
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  
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  
以講學為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為之證明由  
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為母喪果為責躬詩曰  
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  
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的用五經教  
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眾不能  
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  
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  
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成化  
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為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為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賊卒自陞南戶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為人知里人有為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  
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  
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  
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景  
李景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  
瑾總兵於陝聘為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  
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  
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皆  
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  
訪之不遇雷詩而去小泉曰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  
靜涵洙泗脈源上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

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闕閩濂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過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為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庵，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即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倣昌黎之鱈魚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奏課為天下第一。陞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為師。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為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之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

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也中靈  
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  
是心不僅腦子內始是心也即腔宇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  
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  
伏闕訟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為學故然諾辭受之間  
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  
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楮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  
喪為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  
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下



文簡呂涇野先生柝

呂柝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說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為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徹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即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為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為南宗伯教

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  
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  
故天下才公為相當為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  
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  
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庵所至講學未第時即與崔仲危講  
於寶印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  
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  
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  
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郭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  
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  
非會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為詩云豈有仁人能過化雄  
山村裡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為式國中先生之

學以格物為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  
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  
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  
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為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  
未嘗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  
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  
體無人不問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  
為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  
稱眉目為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  
畢然後就宦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  
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  
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  
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口求合於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  
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盜  
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郭郭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  
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吕愧軒同  
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吕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  
之風其學以持敬為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學  
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  
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  
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賈本增入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溪為陽明之學者皆有微疵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為主本不愧天為歸的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雖黃過甚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即本體此言本自無弊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即本體謂刮磨之物即鏡可乎此言似是而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即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岐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說之不通也

明儒學案 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三原學案

關學大槩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闕先生之士



明儒學案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端毅王介菴先生起

王恕字忠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  
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為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  
府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起拜江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為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  
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  
劉千勅石和尚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  
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  
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

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為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  
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雷臺  
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  
畿與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身中人王敬  
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  
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貪緣為  
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  
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  
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即位召用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  
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為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  
暫輟講鼐即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怒請非是先生惶恐  
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  
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  
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  
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  
亡何安直皆免鼐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鼐歸家壽州  
知州劉概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  
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鼐  
概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為鼐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  
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為裁止雖上

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尚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尚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許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為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氣。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蓋無追其主使之。人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賈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構王公於我相。公憐人也。何乎為。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為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為拾遺。八十

八為補缺其老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夫抵推之事為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家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  
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已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  
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  
宸濠反發留都之為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  
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謚康僖十四五時  
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  
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為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即教也真汝師  
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  
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為之一變馮少墟以為先生之  
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為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  
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  
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閔  
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  
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為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  
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  
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  
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典郎中不合  
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  
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臬為建嵯峨

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塚尋轉考  
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  
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  
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  
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泣  
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戊子  
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  
南光祿至即引年致仕隱於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  
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為之友墨  
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  
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  
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  
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視之先生奪去曰  
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為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  
論時政缺失請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  
遣內豎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  
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  
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為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  
即位起山東叅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叅政分守大  
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  
之天祐驚曰公何為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  
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

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奉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謬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學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義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為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為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

然聲氣之元在黃鍾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厘六毫強為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厘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為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為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為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為十以便算也今三吳徑路尚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鍾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鍾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冊躬耕為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妄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悔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即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梏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鏊俱以救先生筮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為善言先生



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為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臨清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汝霖諫上怒罷汝霖，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悅，忽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七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謚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說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徵君王秦闕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闕，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闕不出者九年。蒿床糲食，尚友千古，以為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慕依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為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元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

明倫彙編  
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  
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窮理只在  
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未見本體只在知  
識上立家。當以為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  
行而必欲自為一說。邪。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  
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  
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自內而之  
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  
以為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者非謂性無善無  
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  
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

動。即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  
為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  
而不容己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為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  
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四  
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  
惡斯為至善。一也。而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  
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和上著  
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  
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浙中十七人

江右二十七人

南中九人

楚中二人  
北方七人  
粵閩二人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許半圭 王司與

王守仁字伯學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  
進士第一人任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  
夫人夢神人送兒白雲中卒因命名為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  
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  
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  
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  
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  
加害先生託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

員外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屢闕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剏頭諸寇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過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群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都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為武宗親信群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家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病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七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頌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

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知是知非，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

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學。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觀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

許半圭先生璋

許璋字半幸越之上餘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屨  
扶一衾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興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  
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留大崖山中者三時  
質疑問難大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口陳編曰居敬窮理者  
予不然嗚呼虛跡曰傍花隨柳者予不然固象無形求長生不  
死之根者予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  
生與司興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白江右歸越每訪先  
生采羹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  
先生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  
謂陽明日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鄒其占之奇中如  
此

王黃舉先生文轅

王文轅字司興號黃舉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鑿坐  
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廟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  
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聞者怪之  
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轅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  
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  
講良知之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興於九原乎

明儒學案 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一緒山龍溪此外則推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梈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與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攷群經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



當入真諷詠抑揚司馬怪不邊警至司馬章阜石屏田古人度  
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為好語  
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上特地來謂蔡白  
石沈古林龍溪石屏也范列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  
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  
根天機之說渡吾曰指其靜為天根動為天機則可若以靜養  
天根動察天機是岐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  
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  
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為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銓字邦正號  
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即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九  
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  
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

士官至欽州守黃元奎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  
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完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灑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增入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為海日公之塔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即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為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昇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

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酌答之頃機緣未  
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  
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  
其墓所酬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  
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為孔門嫡傳舍是皆  
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  
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  
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  
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  
然為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  
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  
之提本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為宗旨身是故陽明

之學先生為得其真竊獲江云今之為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  
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  
終日逐外而自以為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充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  
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  
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  
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妲溪返  
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為弟  
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充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  
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為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  
為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為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  
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為君子而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  
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為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姓

謫龍場橫逆之加日卒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  
其時乃止塘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旨遂自  
以為忠乎移教南康入為太學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  
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  
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為己任文成  
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  
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  
生於愛眾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眾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  
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  
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眾先生與龍  
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為教授師嘉靖五年  
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  
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  
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  
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築  
室於塲以終心制十一年始<sup>赴</sup>廷試出為蕪學教授丁內艱服闋  
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  
西山召武定侯郭勛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勛錦衣獄轉送

刑部劾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勅  
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曰按輕也劾先生不明  
律法上以先生為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  
勳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  
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勳死始得出獄九廟成  
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曆初復進階一級在  
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輿地皆有講舍先  
生與龍溪迭捧珠槃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  
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  
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  
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  
亦未嘗不以收斂為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庵之主靜此

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  
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  
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  
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  
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  
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  
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  
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  
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  
於為善去惡者以為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  
吾安得執以為有而為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  
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為善者而

明倫彙編  
卷之七  
行之以為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為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為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心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即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也願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塋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倚顧問貴溪草制偽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予告踰年

明倫彙編  
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  
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  
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為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  
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  
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  
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為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  
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  
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  
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  
立教上根者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  
為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  
歸於四無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

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  
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  
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  
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  
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  
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  
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  
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  
曰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為中下人  
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為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  
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即是



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為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為行迹之防。包荒為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既為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即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為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為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

學。固多所發明也。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劾之入關先生曰是之謂不知務不應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泚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蕪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為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

此為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為陽。氣之降為陰。以至於  
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  
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即理也。今以理  
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為道乎。先生於理氣非  
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  
單以流行為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  
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為  
龍惕一書。請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為物。以警惕  
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  
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為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為  
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  
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

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  
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為所動。  
先生憫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為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  
書寓居禪寺。造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  
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  
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為致君有用之學。所  
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  
疑圖孔孟圖譜廟制攷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總百  
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為義皇之易。文周之  
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  
大傳則以為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  
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

於子貢之偽傳如以定之方中為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  
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騷賦三千與  
騷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葉虛二  
以為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  
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既以  
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為四十八身此皆先生  
信心好异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  
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尚書黃久庵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岩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

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璉桂萼上疏主  
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纂修明倫大典  
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南京禮部右侍  
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  
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間伴遷  
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  
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未對曰初有志功  
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木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  
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

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  
桂萼齟齬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  
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  
携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艮止為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  
誠非理之异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已則  
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穿之交作鬱、困  
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  
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  
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  
義易彖辭為文王易爻辭為周公易象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  
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易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  
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

帝堯舜周易之韻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  
以闔戶之坤先闔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  
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  
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為歷國春秋則痛掃  
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禮經則以身事為三重  
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容貌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冠婚凡言世者  
以世為類朝聘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  
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  
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  
並列為經無乃以草竊者為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  
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  
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

季札觀樂為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繁采蘋則又非之是豈  
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  
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秦之所不敢也  
識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蓬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  
此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々之議耳

布衣董蘿石先生澣 附子毅

董澣字復定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  
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  
之話連日夜先生喟然嘆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  
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為此豈  
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  
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  
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  
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  
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襍被而出家  
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  
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不然佛

氏終沉於空此亮鑿之异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為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為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為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為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為禪學乎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文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贊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尔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為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即為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

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即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永嘉之為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為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明世廟大禮世儒拘為人後之說不知繼統不繼嗣自是天理人情之至况非格養宮中尤与宗濮安懿王有別禮應追崇別立廟宗師則情理允協余向持此論姚江先將我心世儒迂腐激成稱宗入廟不惟無益矣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己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為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柳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叅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為出入命即官吳維岳陸穩定為永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



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為而猶為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為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去惡為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為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為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

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為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為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為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即件件不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為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為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敢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曲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成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為福建叅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為敢諫出為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為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為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

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  
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為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  
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  
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  
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點為信宜  
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  
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  
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為媚悅獨  
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淮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為謗劾落  
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諡文  
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為學之要雖所  
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為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叅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叅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叅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之一召入為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為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為學則必求其所以為性而性固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為學先生以孔氏為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

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為孔之太如斯而已楚倥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令謂先生為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謂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肖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予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鍾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矣矣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叙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恭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生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為三一本折通融豐年

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灾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轉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獎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有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為此輩未曾發心為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

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為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為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為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即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即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為實先生指物為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初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而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

明儒學案  
差別學者又嘗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  
議論蜂湧先生唯々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  
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  
園也咸南玄與先生過戲曰鹿園名為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  
尚先生曰南玄名為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  
一點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  
與王元美為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  
生為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  
線有不足時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  
為官所阻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  
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為不已之命在  
人為不息之體即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心其辨儒釋  
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  
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  
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怵

張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幼讀  
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用  
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  
僕就遠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寃事解又  
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  
種々其至性如此卒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  
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為  
國治亂所係自取中鑿錄諄々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  
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八先生之  
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

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聞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為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為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即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箒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賈刻本增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心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盖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純簡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說。說駁。立為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群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滴骨血也。

吾黨慧者論証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証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為宗李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為自然也龍惕而不恰於自然則為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為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為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列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為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為五曰心圖指本體

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為主晚年造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然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思貢就華亭訓導陸宗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明儒學案 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庵兩峯。准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扶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慶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慶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瓚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蒲先生元卿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給諫羅巨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  
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  
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  
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教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  
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洗馬上聖功圖世  
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叅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  
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  
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

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初見文成於慶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即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為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為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欲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慶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慶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即是性體之流行矣雖却戒

儒釋分途辨析如  
察秋毫前人所未嘗  
論及

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却。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慶。用。工。夫。以。感。應。用。慶。為。効。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為。宗。子。也。夫。流。行。之。為。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麓。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慶。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與。

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說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為心。即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為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蓋亦有效於先生之記乎。予善孫德涵。德溥。德泳。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傳慎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為一黨。以河

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錮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夫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為何人。問學於耿楚侗。楚侗不荅。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體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雪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教。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為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泗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達掖之士多宗之。更揜闕宴居。覃思名理。著為易會。自叙非四聖之易。而霄壤自然之易。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為霍文炳之故居。文



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屨。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贖，門生為之贖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

德詠號瀘水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道<sup>南</sup>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為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為定論也。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為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sup>為</sup>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陸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既薨，不欲舉行冊立。二子並封為王。先生起宗伯，即以為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

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于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  
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  
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  
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  
則何不竟行冊立也先生即具冊立東宮儀注以上大怒二  
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渾一依成  
化中紀淑妃故事純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為然以諸  
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  
裁以義又其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為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  
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  
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為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  
其盛為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

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即是天理亦是  
以知覺為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  
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  
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  
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  
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  
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  
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  
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  
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

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卷。難。誤。認。良。知。為。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雖。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為。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為。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即。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為。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即。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

復。良。苦。後。過。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濬。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始。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通。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為。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  
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通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  
中召入為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為蘇州知府丁  
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閼練卒先事以待虜至  
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  
副使為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  
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  
而貴溪亦卒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  
京師戒嚴存齋為宗伯因為先生召為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  
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  
而止尋陞尚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

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為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  
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謚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濼上書言之陽明荅曰吾之講學非以靳人之信已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為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荅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蘄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異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見備乃喜曰此未發之

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未發即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為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為徇動未發用功亦為徇靜皆陷于一偏而

中庸以太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即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為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為能存之。此漁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為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尚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為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為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為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任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

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白江右以後始指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肯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即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評不辨而自明矣。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之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為人即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曹直聞報喜曰幸吾塔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終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為民三十七年嚴相薦起唐順之為兵部

明倫彙編  
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  
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為而未能者有公為之何必自  
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先生  
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  
講學。屢憂心。即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  
中傳王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  
說。號於同志。唯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  
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  
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  
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  
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于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  
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天理炯然。未易

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  
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關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聞不出戶者  
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  
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  
何似。先生曰。往年尚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  
處。便自順通。即如均賦一事。從六年至今。半年終日紛。未嘗  
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  
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  
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嘆而退。  
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  
疑之。及至工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  
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嘆。以師說鼓動天下者。



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為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為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生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為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案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室視如懸磬

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為賄賂公行廉取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辭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輟登衡嶽絕頂遭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萬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工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

侶同林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為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談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為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為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孚道存目擊，外艱既除，不應科目，華亭為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

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嘿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為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馮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馮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馮江。蓋馮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顛。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此。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乃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于漸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藁籥之風。虛與氣為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真明。即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為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為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為邑諸生即以希聖為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復峻拔了外艱澠水廬蓼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即卻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吻浸失其真以揣摩為妙悟縱恣為樂地情愛為仁體因循為自然混同為歸七先生怒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為命雜於有質故

必兼修而後可以為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變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為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為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而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為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為純陰者何以异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

做得亦只是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為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即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即宋儒之省察涵養。即是致中省察。即是致和立本。致用特异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統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為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即為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為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精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滯也。念慮之意其流漸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往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

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衆素持元虛即今肖向裡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嗟江言師衆力大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櫻其鋒疾平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荅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弟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溪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為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為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況命之法盜為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為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為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為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為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嘗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

明儒學案  
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為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為殘冰刺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觀聞也敬知之無怠諸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啟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仁知之生之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為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异于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豈為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尚書先生登

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謫判韶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先生為文諭之曰灾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條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眾必為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也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士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真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不擇至臨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劉字子懋號柳州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于文成嘗  
為諸生棄之槁於山顛水涯寂莫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  
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  
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惻不以為怨皆曰今之講  
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惡與人不  
諱嘗酌古禮為圖擬善行為規歲時拄杖造諸大家之門家  
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  
其身非矯也

縣令劉梅源先生疏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為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  
稟受焉陽明贈詩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  
志為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為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  
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  
當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  
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偽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  
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撫十事皆為要務詔  
從雷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  
杖四十八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  
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為先  
生三人碩寃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  
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悅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  
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  
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  
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為學之要曰在立  
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

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為汝說後數日其人  
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  
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  
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  
從遊者衆夾持起敬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  
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  
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  
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  
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為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  
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  
輕上下以故不為人所喜遂請致仕歸與東廓斐江念庵講學  
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矚視注聽待其意盡  
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窾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  
力一順自然為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  
機械蓋望而知其為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即周子誠一無

明倫彙編  
學行典  
第...卷  
第...頁

偽之本體。然其學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後知是知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杳然而去。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

即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零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

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  
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遷南京工部主  
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sup>年</sup>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  
得為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  
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  
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綏覲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  
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  
諸生往來者恒數百人故一時為之語曰浙有錢平江有何黃  
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為平實使學者有所  
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

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識。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為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况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其言不為過高如此。故聞談學。稍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總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為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

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為無。以意為有。是分心意為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為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難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為。意之動。則有善無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雜於善惡。雖極力為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為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即是知。意之照。即是物。為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為下根人說教哉。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為李  
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  
先生與舒芬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  
世宗即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群小  
恨之張桂典鉛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饋客使通事胡士紳訟  
之下詔獄榜掠謫鎮海衛已過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  
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  
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即自焚其著書後  
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叙謂  
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

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  
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為不落念慮  
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恒致廓  
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  
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即意無不誠發無不中德是無善  
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  
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  
成象恍然自失歸而求之畢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  
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  
倒亂應爾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蓋掃平日一種精思  
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磨工夫終得實落於應感處  
若得個真幾即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

遺格物是致知之寶。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  
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即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麓也。始  
信致知二字。即此立本。即此達用。即此川流。即此教化。即此成  
務。即此入神。更無本末精麤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

句胸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為宗旨  
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  
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為克治之事。已不服  
勝其艱難雜糅矣。故雙江念庵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  
人先生則合寂感為一。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即寂  
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  
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丈胸次廣大。蕩、淵、十年之前。却為蟄  
龍屈蠖。二蟲在中。作集久。欲窺竅。破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

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  
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庵銘其墓猶云良知即未發之  
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鼎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  
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宗旨也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  
入為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為冢宰南京御  
史馬敬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拷訊尋復職明年  
見東方先生以為應在張亨敬等疏辯先生受杖於殿珠死  
而復蘇亨敬亦自陳致仕慧果減越月改汪鋹為吏部尚書先  
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  
以為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  
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位  
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



稱其說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為方語而深切者垂為法言曰  
魏水洲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早瘳則問楮先生曰而付  
之各畢所願問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  
客生光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為瑞祐初登果未落  
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為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  
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  
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  
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  
愚疎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  
子源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速朽之  
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  
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

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  
專則精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  
何事不可為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  
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為諸  
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隣  
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谿過  
而見之曰腐儒亦為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為學未嘗擔板汝自  
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懃就己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  
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洒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  
心何不嚴慄其不為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  
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作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

內表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縲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  
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  
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考無  
定法親之所安即是考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  
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太常王南塘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  
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彰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  
尚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為陝西叅政乞致仕萬  
曆辛卯詔起貴州叅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  
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  
刻意為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急終不敢自以  
為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  
體又十年漸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  
而下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為宗研幾為要陽明歿後致良知一  
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唯江  
念菴舉未發以救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先生謂知者

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于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真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朴齋不以為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媼來媼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說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即所謂性中只有個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

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茫。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為幻。不得不以理為妄。世儒分理氣為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為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照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

得力先生隨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為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為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叅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志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即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教宗漁王時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亦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為會青原與塘南相印平慨然士習之早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志人我如此

徵君劉瀘瀘先生元鄉

劉元鄉字調父號瀘瀘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為禮部主事  
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為四君子  
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  
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  
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  
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  
蘭溪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  
曰孟子不云乎曰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過  
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過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  
惡釋氏即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  
地之間無往非神、疑則生雖形質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

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即張橫渠米漚聚散之說，移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即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壽，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為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迹韜光，研幾極深，念庵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叙為學云：弱冠即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為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庵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力淺心浮，漸為搖動。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熱鬧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御。

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變與常念不同日用  
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怡耳目各歸  
其所頗有天清地寧冲然太和氣象化之生之機皆在我真如  
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為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  
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  
傳而外未之或先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為孩提之愛  
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廉使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  
事出為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叅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  
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叅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  
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  
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  
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  
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為所累一切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  
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  
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  
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  
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



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為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

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為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為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為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為。空則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阜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為學繼學為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白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成貴州都勻衛江陵賊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婿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

方輿謂趙定宇吳渡庵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為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為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為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群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為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傯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省舍明學

則其道無由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頃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既講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洗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

明倫彙編  
事考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旨慰留給事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為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為馮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為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

登寶位總二年所如尚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累、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為真心之是非即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為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為民奪誥命烈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先生自序為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矚自以為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八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為家舍視先覺尚遠淨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為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

愚婦同體為工夫以不起意空、為極致雖達道無所謂大本  
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未見本體即是佛氏  
之本末面目也其所謂怒亦非孔門之怒乃佛氏之事、無礙  
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余然先生即摧剛  
為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  
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  
吳門為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  
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  
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臯  
講學南臯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却步躊躇四顧者先生提  
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闢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  
點照以為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  
史言吳門歿其子求南臯立傳南臯為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  
揭告海內南臯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臯存真  
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為御史劾仇鸞  
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  
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  
使視福建學政陞叅政入為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  
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  
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  
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  
切者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為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秦龍隨其所嗜豈必膏梁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教為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每日辰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為發先儒

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未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  
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  
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  
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徵君章本清先生漢

章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敏悟張本山出趨庭孔經曾從詩禮  
之傳句即對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  
絏者惻然為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  
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  
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構洗堂於東湖  
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為宗  
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為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  
併一路曰總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王敬窮理  
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為所  
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只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  
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



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阜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母意必固哉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母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庵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準汗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雖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戴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即走鄭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駭而噪之奉黨鉤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遂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為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東臯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樛號天玉官至太僕

寺卿亦講學于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先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樵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恭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為龍溪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

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為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  
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為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  
於心惟枯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在  
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龍溪偶舉黃葉止兕啼公  
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為害不淺龍溪為  
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  
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甲南江以行人使  
其軍因束修為弟子擢為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鉉大學士張  
孚敬下詔獄會審鉉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  
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溪主水西同善之會  
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  
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哢然空持金鍼欲以

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  
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  
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為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  
廣西副使學於龍溪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  
是木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  
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々終其身而已沈龍字思畏歸  
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叅議師事受軒受軒  
學於南野龍溪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幾盡往從之於  
是古林又師南野龍溪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蕪黃建崇正書院  
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  
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叅政  
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溪主之式秘圖楊珂之閣非

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謚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翰字以寧，號拙齋，任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溪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咸亨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溪。龍溪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為志，聞識不可以為知，格式不可以為守。志益定，業益

精其及人益廣也。張蔡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即能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總讀書，便曉其義。曰：便當為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為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溪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為切要，以對景磨瑩為實功。以萬物一體為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叅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為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朴，以為率真者。白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叔卿，號

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  
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  
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為鑑為翳復為磨者可乎聞之  
遂有省浸、悟入有妄子以陽明為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  
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為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  
乃知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  
子肩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  
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善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  
禮部尚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溪先生怡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為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叅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為弟子時四方從學者眾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即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厯理邇恒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子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溪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

明倫彙編  
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批  
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  
然文體竟自成一象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  
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夫陽明  
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蕪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  
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  
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冑際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  
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為未發之中本體澄然  
而無人偽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  
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  
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异而本  
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庵先生銜

周銜字道通號靜庵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  
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郢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  
十七陽明講道於廩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  
認天理即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  
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欽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  
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  
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體受以求實益其异  
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清江人貢為江西新城丞邑人稱  
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叅元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  
尚為聞見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  
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融而覺如此  
得者尤為真實予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  
昭然即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九  
七

恭節周訥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溪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  
入為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  
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  
斛山劉晴川三人未滿月上為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  
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穴上於火光中恍  
忽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  
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為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  
為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溪  
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  
印證不喜為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明儒學案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  
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  
試餘姚得諸大壺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壺在己果如其  
言先生為考功時冥龍溪於察典論者以為逢迎貴溪其實龍  
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  
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領導  
源於此豈可沒哉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劾方士邱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

川贛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

其言格物即所以致知慎獨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

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

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

漸爾昭融天不暇年不能使此公縷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

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

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莫傳之來世以俟知者義

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

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

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為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為有病何不以此他經證之意以知為體知以物為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  
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  
於物。則此知。終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法  
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為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  
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  
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德安府  
推官入為刑科給事中為新鄭所不喜叅議山西劾歸復起分  
守河東有妖似獮言人禍福榮感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避  
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小墨守致良知宗  
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  
事物、皆得其理先生言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  
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  
意有未盡蓋良知即是乾知物即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  
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間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  
網緼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  
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

明倫彙編  
二  
悅○忽○之○中○但○謂○之○美○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  
諸○於○已○也○先○生○亦○言○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  
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執○以○為○體○乎○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  
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勲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取  
典羅峯為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  
僚起為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  
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為民東南倭亂先生痛  
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  
未上改北都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即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  
而視師浙真以為禦島裔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  
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寺少卿右通  
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勅三沙賊江北告急乃  
以三沙付總兵慮鏗而擊賊于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

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盛水賊  
漸平會淮揚大祿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  
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  
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庵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已有當  
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  
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  
且原之况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成誦下筆即刻畫之  
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  
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  
意為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為好文者也其著述  
之大者為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釋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  
龍溪者為多故言於龍溪只少一拜以天機為宗以無欲為工

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  
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  
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  
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  
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  
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  
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  
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即心體之流行不息  
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  
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  
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

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為。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謚義文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令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典司馬孫月峯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尚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悅然悟乾元所為。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不已之理。真太和與愛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旁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

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之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為聖為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尚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既言性

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為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恒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督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絰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為木主爭之不得黜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類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台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夏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廡撰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頌杖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叅

預機務滿政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禮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頗絀亡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為之泣下新鄭以為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為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宮奴為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為蘓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縲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

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為講會於靈宮濟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為主巽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雖黃即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  
員外郎中出為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叅政入  
為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  
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  
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  
以知識即性習為善者固此知識習為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  
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  
竊以為氣即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  
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

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恒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即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為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說紛々起廢矣。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闇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瓛德重楊初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正之。尚可致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派。惡可較哉。

僉事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僉事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鄉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為四川僉事興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

冠帶閑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即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即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續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閻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閻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閻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為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

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并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為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有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叅差不齊故自形生形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劉柔善惡中自

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智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即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氣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為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即是體和處即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為中指其不

泯滅者而言此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為幾念起則形而為有矣有起則有滅幾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孝廉冀閻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閻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

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

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為對主司奇

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

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濠談王霸之略先生昧、第與之論學而

已濠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

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濠濠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濠曰

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濠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

京師褫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寃出獄五日而奉在獄與諸囚講

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

見於仁體稿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



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為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  
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為辰州同知  
侵餉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  
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者非耶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為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  
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為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  
异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即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  
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菴玄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  
除簡討為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  
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  
右侍郎謚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為第一初習古文詞已  
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  
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  
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  
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

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為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既寃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寃陽明矣一言以為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蚤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過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太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恣自懲真知是恣自窒恣恣如沸釜抽薪窒恣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

高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  
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尚寶寺丞少卿而李年  
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  
請學即往從之因尚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  
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  
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  
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為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  
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陽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  
為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  
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  
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而妙自在必

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即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即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即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兇安可相提而論哉。

主事无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警效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功夫即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為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為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不是方便法

門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既掃  
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  
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為學的先生言近談  
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為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  
以情識為良知失却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  
良知為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  
稽勲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  
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既傳晴川  
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即乎心之所  
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  
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為二孟張陽和作二孟  
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愛書問都絕宦其地  
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  
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  
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啟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  
鄒南臯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  
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  
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  
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  
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為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  
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  
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襟襟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  
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襟襟而本質自存縱偏勝而

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為  
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為性也。夫不  
皆善者。是氣之稊。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為性。其  
稊。稊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  
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為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  
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為理也。然天地不能愆陽伏陰。  
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稊。  
稊偏勝。即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恒性。  
豈可以稊。稊偏勝者當之。稊。稊偏勝。不恒者也。是故氣質之外。  
無性。氣。質。即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  
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為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  
之體。東林多以此為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

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然有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曰悟人心自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曰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咲謝而去居數日教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文成曰昔

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為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滴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隆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借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滄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為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為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即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

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謚文襄薛尚賢以學  
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尚賢說之遂稟學  
焉後官國子教勛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  
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奪甘泉謂其  
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為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  
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為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已  
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  
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  
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  
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烏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  
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  
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

為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  
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莫閻齋死詎獄日孚棺歛之鄭一初  
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為御史  
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為昔多岐而今大道  
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死夕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  
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  
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為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  
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為非  
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祝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明儒學案小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壽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

夏言交惡澤方附字敬欲借此以中言即袖其疏松於字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字敬以為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字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鉉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為彭澤所欺况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字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冒嫉著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為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恭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

香案叩首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時是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屢先生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為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為已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

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為心。天地萬之物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為橫流之水。吾儒為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為無善無惡。不言理為無善無惡。理即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証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即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寧容與之辨乎。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浮人也。仕為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

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廣。哀。老。猶與徐魯

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

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

於下。為復。內陽。外陰。為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

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

也。惟復。則無妄。而到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為泰也。又云。不可

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

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為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

習。瞑目。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在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

沙之學。以自然為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

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  
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  
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